

把行走作为方法

| Walking as a Method

边思敏

BIAN Simin

摘要: 基于对“行走”议题的关注和思考, 首先通过20世纪中上叶与“行走”和“行走的人”关系密切的3次文化思潮, 阐释行走与批判性认知之间的关系; 然后将通过行走这个活动形成批判性认知的过程解析为“经验-思考-重构”; 其后, 从必要性和可行性2个方面阐述行走之于风景园林领域的意义; 再从“把行走作为景观认知方法”和“把行走作为景观设计方法”2个层面出发, 综合描述和分析过去六七十年间风景园林领域关于“行走”的各种学术讨论、社会行动和设计实践, 辨析“行走”如何帮助形成对周遭环境的批判性认识并启发设计思想, 进而被转译到为人们所使用的具体的景观之中。

关键词: 风景园林; 行走; 批判性; 设计方法

文章编号: 1000-6664(2023)05-0014-07

DOI: 10.19775/j.cla.2023.05.0014

中图分类号: TU 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3-02-22

修回日期: 2023-03-11

基金项目: 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22YJC60004)和2021年中央高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哲学社会科学全面提升计划专项(编号2021SRY12)共同资助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rn and reflection on the topic of "walking", 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lking and critical cognition through three cultural trend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s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walking" and "walking people". The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critical cognition through the activity of walking is analyzed as "experience-reflection-reconstruction". After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walking 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s explained from two aspects: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various academic discussions, social actions and design practices on "walking" 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past 60 to 70 years from two levels: "walking as a method of landscape cognition" and "walking as a method of landscape design", identifying how "walking" has helped to develop a critical cognition and inspired design thinking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oncrete landscapes that are used by people.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alking; criticalness; design method

说到行走, 不论在日常生活还是风景园林领域, 或许都因为它过于平常而陷于被忽视的境地。实际上, “行走”除了是人们从一处到达另一处的行为工具外, 还是思维层面上对周遭环境形成批判性认知的行动媒介——行走的双重属性可以体现在社会学、艺术、文学、建筑与风景园林等诸多领域。对于风景园林而言, 行走不仅指代身体的移动和思维的认知, 还能帮助形成批判性认识并启发设计, 从而实现景观场地的改造

和重构。换言之, 行走有可能成为景观认识和设计的一种方法。然而这个话题在风景园林中却并未受到充分重视, 系统性的研究与讨论凤毛麟角。风景园林理论学者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就曾发问道: 为什么在关于园林和景观设计的文献中对运动体验的讨论少之又少^[1]?

基于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和思考, 首先解析了20世纪与“行走”关系密切的3次文化思潮, 帮助理解“行走”与批判性认知之间的关系; 然后

分析这种批判性认识是如何通过行走这个活动所达成的, 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行走又充当了什么角色。上述两部分有助于形成对“行走”的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其后, 将这个话题纳入风景园林语境中, 梳理了近六七十年来关于行走的学术讨论、社会行动和设计实践, 并归类为“把行走作为景观认知方法”和“把行走作为景观设计方法”, 解析在风景园林中“把行走作为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 什么是行走：一种借助文化批评的再认识

20世纪中上叶出现了几次与“行走”和“行走的人”关系密切的文化思潮。在彼时城市体量迅速扩张、空间组织方式巨变、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蔓延的特殊语境下^①，“行走”和“行走的人”被作为一种概念来讨论和使用，一些学者和艺术家通过组织不同形式的行走活动来反思现代城市的种种问题。这些实践涉及不同的美学和文化策略，也隐含着不同的认识论^②。下文将简要回顾这一时期的3个典型案例，以揭示“行走”在这些思潮中的重要作用——一种批判性实践工具。

1.1 都市漫游者：行走于现代城市的观察者

“都市漫游者”^③(flâneur)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拱廊研究计划》(德文: Das Passagen-Werk)中的重要文化形象，这些行走在巴黎街头的人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雏形是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笔下的画家居伊(Guys)，他每天观察巴黎街头的繁忙生活并用笔画下，拱廊街则是最为重要的观察对象。

拱廊街是一种被玻璃顶棚笼罩的商业步行街^④，是现代性的都市载体，它的大规模出现标志着以巴黎为代表的大都市由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变革所带来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巨大变化。本雅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他把波德莱尔笔下“居伊”的范畴扩大，称之为“都市漫游者”。

由于拱廊街容纳了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而漫游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本雅明建构出来想要挣脱现代性生活的人物形象，他们不被大城市的机器节奏所控制，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流连忘返，或左顾右盼，而不是匆匆忙忙要抵达一种目的地，不以效率为行走活动的目标；所以漫游者们没有具体的目标，步伐是偶然、随性、闲散的，目光不会只盯着橱窗内的商品，不会被消费社会的欲望所绑架，而是可能停留和发散到任何的都市角落^{④②②①-238}。因而，本雅明的“都市漫游者”消解了行走的理性功能，转而成为深度观察城市的行动媒介，只有通过都市漫游者的目光，大城市无穷无尽的丰富性才得以展现^{④②②⑤}。可以将都市漫游者视为现代城市的观察者，他们将闲逛作为一种战术来揭示城市空间与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现代性结构内部实现一种反制性的微观政治^⑤。

1.2 超现实主义：行走作为抵抗现代性的手段

这种基于步行的观察与批判视角在超现实主义中被进一步使用。

超现实主义行动发起者最初在剧院和大厅中举办活动，后来逐渐拓展到街头、跳蚤市场、废弃教堂等公共场地。但无论地点如何变化，城市行走(urban walk)总是充当着重要角色。街头和跳蚤市场等区域被超现实主义者视为城市中的“平庸之地”(banal places)^⑥，是一些根本没有存在必要的地方，也恰恰是没有被现代城市的权力网所完全覆盖的地方，超现实主义者称之为梦想和记忆的考古现场^⑦。因此，通过在这些区域组织有计划的行走活动，并要求步行者保持高度敏感性和开放的心态^⑧，超现实主义行动的组织者帮助人们发现城市生活中不被关注的部分，“寻回被现代主义压制的力量”^⑨。这些行动类似于城市旅行，通过行走于“平庸之地”来发现普遍规则之外的偶然和意外，以形成一种对现代性和现代城市的抵抗。

1.3 情境主义和dérive：基于行走的城市心理地理学

同样出于对现代性和现代城市催生的奇观社会的反思^{⑩①}，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试图发展一种以城市为基础的行动实践，其中的一个关键战术是dérive：这是一种快速通过不同环境的技术，不只是在城市中漫步，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对现代性霸权持批判态度的行走计划，包括游戏性的建构行为和对心理地理效果的认识^{①①}。dérive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一天、几天或更长时间；空间领域可能是整个城市、一个街区或一栋建筑；可以探索一个固定的空间领域，或者故意迷失方向、通过与陌生人交谈和采取未知结果的行动来引导更多有趣的事发生。

可以将dérive理解为一种精心设计的行走游戏，参与者在城市游击中产生对城市的全新解读。情境主义者还试图通过图像反映城市场景中的软性因素，例如游戏、光线、声音、人类活动的节奏，以及记忆和地点的关联等。这种探索促进了城市心理地理学的发展，代表作当属“裸城”——通过切割和重新安排巴黎的街道所形成的全新的心理地理学地图，图面中区域之间的间隔代表着心理的“有效距离”，而非真实的物理距离^{①②}。这表明物理概念的“城市”与映射于人

们心中的“城市”并不完全吻合，而行走在这种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媒介工具。

2 通过“行走”形成批判性认知的过程：经验-思考-重构

为什么在观察和反思现代城市的思潮中，行走成为一种异常重要的工具呢？本文认为，这实际上依托于由“行走”所串联的一系列身体行动和思维过程，它主要包括了行走中的经验，伴随行走产生的思考，以及步行者对上述内容的整合、关联与重构。

2.1 行走与体验

行走带来的身体调动，是突破视觉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形成空间知觉和环境认识的基本前提。

眼睛长久以来占据着人类感知的首位，一些学者认为“都市漫游者”的形象就出现在感官知觉被等级化的文化背景中，当时视觉被认为是优先于听觉和触觉的认知来源^{①③}。而行走则构成了对视觉优先级的抵抗，将人们对城市的认知从视觉引导至多重体验，包括听觉、嗅觉和味觉的综合性感知及内部思考^{①④②⑨①-301}。一个人在行走的过程中，串联的路径和各个节点，形成了一种连续、多重感官的经验，进而形成对环境的深刻认识^{①⑤}。近年来，一些学者同样意识到了视觉霸权在空间研究中的潜在问题，例如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引入“声音漫步”(soundwalks)的概念，将游客蒙上眼睛，引导他们穿过花园并记录其非视觉感受^{①⑥}，亨肖(Victoria Henshaw)通过组织“气味漫步”(smellwalks)来研究人们对城市气味的感知^{①⑦}等，在这些尝试中，行走都是超越视觉的重要载体。

2.2 行走与思考

行走是触发思考的行动载体。

“行走”包括了散步、游荡、漫游、远足等不同形式，但不论哪种形式，都代表着一种匹配身体经验的运动速度。相较于汽车、地铁和飞机，双脚的移动提供了更充分和闲适的时间，帮助人们在身体的自主行动中进行与之相配合的思考。15世纪意大利语中的“散步”(spaziare)所指代的便是通过步行来打发时间和启迪心灵^{①⑧}。因此，当我们将步行作为一个议题来讨论时，它就不只是“为了目的而行走”“上下地铁和楼



图1 布克哈特进行的一系列漫步学社会试验^[23]

梯”“穿过十字路口”，而是携带着有意或无意识地观察和思索^{[14]203}。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他在10次郊外步行的过程中反思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最终完成了《漫步遐想录》(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在风景园林史学家亨特(John Dixon Hunt)看来，这些思考的产生与卢梭在自然环境中的漫步行为息息相关——身体在空间中行进，而自然的风景似乎让人产生了一种分散的状态(unfocused or diffuse state)，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东西都可能闯入大脑^[19]——放松状态的行走是发散性思考与联想的引擎。

2.3 行走与智识重构

借由行走产生的体验和思考，其最终目的是突破行走者习以为常的智识体系，形成个体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构。

智识重构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预知的，也因人而异。因为在行走的过程中，注意力从普遍的兴趣点转向对某个特定对象的观察，这个过程需要依赖极为个人的特殊知识背景，让步行者意识到特定语境下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裸城”就以非常直观的方式证实了城市行走如何帮助人们将地图与真实生活联系起来，重新建构个人的微观世界与公共的宏观世界之间的联系。然而如果将德波(Guy Debord)^[4]换成其他人，我们或许会得到一张完全不同的城市心理地图。

3 在风景园林中把行走作为方法

作为一种方法，“行走”不仅能在社会和文化批评领域发挥作用，其同样具有引入风景园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就必要性来说，“二战”后建筑热潮的爆发导致了公共和私人领域交通需求的增加，日益城市化的景观使得城市的“中间空间”(space in-between)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中间空间”主要包含了用于行走的街道及由街道串联的开敞空间(往往也是景观空间)，它们是公共生活的重要支持，而城市建设正持续造成对此类空间的挤压。在这一语境下，关心行走即是在关心承载人们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如何在城市中营造舒适的公共空间并以此回应现代城市发展导致的种种问题，向来是当代景观规划设计的重要议题。此外，行走也不应限于城市范围内，郊外行走、山野徒步及随之形成的自然感知本身，同样构成了对现代城市生活经验的补充和抵抗。

就可行性来说，不论是波德莱尔诗中的画家、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还是像德波一样的社会批评家，都是对城市空间持有怀疑精神的人。他们既不是特意到某处游览的“游客”，也不是每天匆匆往返于AB两点之间的“过客”。总的来说，他们是对自己所行走的空间既熟悉、又保持陌生感(具有观察敏锐度)的人。这些行走语境中的主体是作为文化中介的人，其中包括了文人、画家、艺术家，也包括风景园林师、建筑师等。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注意到风景园林师(和建筑师)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居民，又是营造城市空间(尤其是具有公共和开放属性空间)的人^[21]。如果风景园林师既能够批判地观察城市，同时具备通过行之有效的手段将批判和反思传递给大众的能力，让城市景观充满意义而不仅仅被物质所填充^[22]，那么作为普通市民的人们或许能在被重构的城市景观中获得类似身处自然的经验，或是在经由设计的空间语言中获得某种启

示，从而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批判性认知。

4 把行走作为景观认知方法

4.1 城市景观的批判性认知

在本雅明《拱廊研究计划》之后的20年，约20世纪60年代，布克哈特(Lucius Burckhardt)^[5]开始了关于“漫步学”(strollology)的研究，把行走议题直接纳入风景园林的专业领域。

漫步学关心“一个人感知周围环境的序列(sequences)”^[23]的问题。布克哈特认为，在曾经的世界经验中，人们到达目的地之前往往会以步行的方式先感受到一串外部的环境序列，这个过程为目的地本身提供了“解释性补充”，人们对目的地的印象是由路程和终点两部分共同构成的。然而随着汽车、地铁等交通工具的广泛普及，借由步行到达某处的过程性体验被消解，人们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的行走过程消失了，到达目的地的体验由“序列的”变成了“点状的”。布克哈特认为，当在城市中行走的身体经验不再必须时，那么每个目的地本身必须给人们提供更多意义，前者的缺失才能被弥补^[24]。

此外，步行本身还被布克哈特视为一种自下而上地发现城市问题的途径。步行者会注意到哪里更适合居住、哪里更糟糕，什么有利于城市生活、什么并没有用处——换言之，可以通过行走来体验城市居民的真实生活景象，以此对抗城市规划者和风景园林师的刻板印象，帮助做出更贴近城市使用者需求的规划设计决策。

为了充分传播漫步学的观点，除了理论描述之外，布克哈特还依托他在巴塞尔大学的漫步学



图2 阿努·马瑟在景观设计课程中的场地选址图解(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25])

课程组织了许多社会试验行动，例如，1987年“大溪地之旅”(The Voyage to Tahiti)^⑥、1991年“感知与交通”(Perception & Traffic)^⑦和1993年“穿越斑马线”(The ZEBRAcrossing)^⑧等(图1)。

综合布克哈特的理论著作、教学及其社会试验来看，漫步学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问题——城市组织模式与交通方式的现代化导致人们体验城市方式的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风景园林角色的转向。他在教学及其社会试验行动中引导学生以社会学家的方式去体察和思考当代城市空间，而不是给出明确的方向或答案。

4.2 城市辐射区域的综合性认知

高速建设不仅对城市内部造成影响，还会辐射向周边更大的范围，使这些位于外部的广阔地带成为混杂着城市蔓延痕迹、本土人文特征和区域地貌风景的复杂综合体。

宾夕法尼亚大学阿努·马瑟(Anuradha Mathur)主持的研究生景观设计课程常选择具有上述特征的场地作为研究对象(图2)，以训练学生认知、分析、重构复杂场地的能力。阿努会将场地踏勘(field trip)作为一个重要环节，通常安排在设计课程的中间部分，用来衔接第一阶段基

于文本和图像信息的初步概念环节及第三阶段的具体策略环节。可以说，场地踏勘是从纸上谈兵到想法落地的关键步骤。

通常在第一阶段，阿努要求学生用木头、绳子、纸、纺织品和文字、图像、音乐、影像等内容以某种逻辑组合，帮助表达模糊的设计思路并初步提炼设计语言。随后进入场地踏勘环节，行走路线通常是具备丰富地形、地貌和人文特征变化的横断面，精心设计的路线将这些混杂的信息串联在行走过程中，再通过踏勘后的综合图解(mapping)，帮助学生理解地形、风土人情、风景面貌和城市在抽象及实际感知层面的深层关联，将纸面的概念和实际的土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帮助学生完成“经验-思考-重构”的批判性认知过程。

4.3 地域景观变迁的补充性认知

更大尺度的地域景观研究往往以地理数据分析为主要手段，但上帝视角并不能涵盖地域景观信息的方方面面，实地穿行于地域景观之中，从而形成对地质地貌、时间痕迹和文化历史的直观认识，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性认知方法。

景观理论家拉森(Janike Kampevoll

Larsen)和城市学家黑默萨姆(Peter Hemmersam)在对北极地区的研究中就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26]。他们通过行走来调研城市，通过驾车来涵盖更大范畴的地域景观。在反复的行走和驾驶、停顿和与当地人的交谈过程中，拉森和黑默萨姆能够将北极的景观面貌与气候、当地人的民族特征、快速变化的地区观念等因素与地理信息反映的数据内容相结合，形成有效的信息互补，为北极景观如何挑战和超越主流审美的文化先决条件提供论证依据。李宾在贡嘎山的研究中也采用了类似方法，她在4个季节通过多次对贡嘎山的实地考察，辅助摄影、剖面绘图等手段，将贡嘎山分段阐释为一个城市化扩张语境下充满复杂性的高山景观，将行走(步行与驾车)作为大尺度山地景观城市化研究的一种手段^[27]。

除研究以外，李(Gini Lee)和迪德里希(Lisa Diedrich)在景观规划设计中同样倡导使用旅行横断面(travelling transects)的方法^⑨。他们认为这是对“当前时间短但距离远，基于大数据的现场分析”的补充^[28]，能够帮助记录和深刻理解受人类世影响的景观的变化，同时揭示这些景观区域在设计与管理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5 把行走作为景观设计方法

朗格(Suzanne Langer)在艺术讨论中曾提问道：“我们有大量的历时经验……没有被‘真实的’记录，因为它没有被形态化(formalized)或以一种符号模式表现出来。”^[29]而作为一种应用学科，风景园林学与文学、艺术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通过对真实空间的塑造来切实改变人们的行走经验，这恰恰为回应朗格的问题提供了途径。如果要把目标描述得更直接，那就可以参考亨特的说法：设计师^⑩如何通过制造能够在所有情况下行走的场所来鼓励行走^[19]？

因此，除了可以借助行走来观察和认识周遭环境之外，风景园林设计师还肩负着另一个重要职责，那就是对“行走”进行转译——将他们在行走中获得的经验与思考转译到由他们所织构的景观空间之中，把这种被重构的智识以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传递给更大范围的受众。

沃格特^⑪(Günther Vogt)一直将行走视为理解周遭环境和开启设计思路的有效途径，在他看来，虽然项目场地往往在城市中，但在更大辐射范围内的行走能够帮助理解更广阔的风景面貌和更久远的地质过程。例如河流怎样从冰川一路携带泥沙进入城市，流向如何影响了城市建设的方向与肌理，它所裹挟的泥沙和石头又如何成为建造城市的重要材料^[21]——看似无关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更深层面的与自然系统息息相关的联系，而这种对隐匿景观(hidden landscape)的识别和萃取，依赖于有计划的行走和敏锐的观察；这些信息如何在一处限定范围的城市景观中被恰当地体现，则需要超强的转译能力。

诺华园区(Novartis Campus)的景观设计就始于对巴塞尔(Basel)周边区域精心计划的实地考察。这块场地东侧紧邻巴塞尔最重要的水源莱茵河(Rhine River)，沃格特首先对周边更广泛的莱茵河流域进行了详尽的资料收集，包括地质信息、区域地貌、流域分布与变迁等，这个过程为理解河流对更大范畴环境的影响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其后，在《巴塞尔区域地质学指南》和《巴塞尔区域植物学指南》的指导下，沃格特开展了2次步行考察，主要涉及与莱茵河上游台地相连接的阿斯维尔(Allschwil)丘陵林地和巴塞尔北部莱茵河泛滥平原上的小卡玛格(Petite Camargue)地区，调查重点是特色地质和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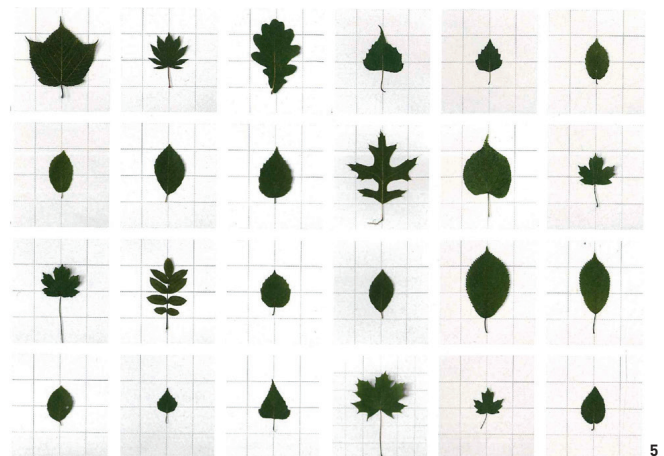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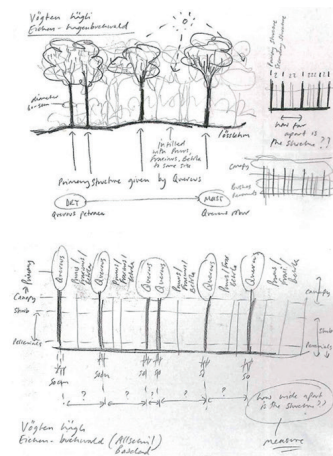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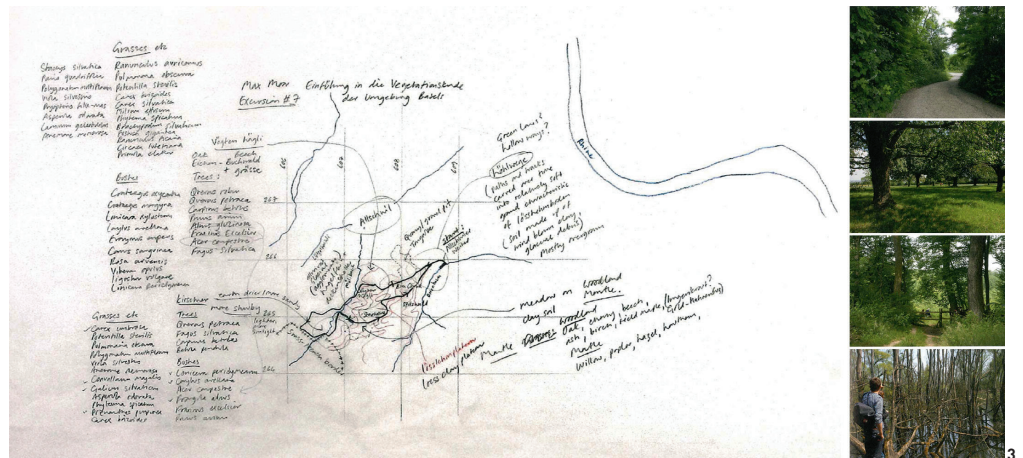


图3 参考《巴塞尔区域地质学指南》和《巴塞尔区域植物学指南》绘制的行走地图及沿途照片(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30])

图4 巴塞尔周边野外的裸露河床及鹅卵石(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30])

图5 巴塞尔周边野外考察的林地结构草图和树叶标本(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30])

群落。由于2本指南年代久远，在出行前，沃格特还将指南中的各类信息摘取并绘制了带有行走路线的综合信息地图^[30](图3)。

行走过程中，沃格特发现郊外河流沉积区裸露的各种岩石的性状特征与莱茵河在更大范围内的塑造力量密不可分^[21]，这些区域是冰川河流在大量融水、河道拓宽时留下的。虽然已经干涸，但河床中各式各样被冰川冲刷圆润的鹅卵石依然透露着莱茵河曾经的样貌(图4)。沿途的植被分布随着地形、湿度和方向等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

化，林地结构草图和树叶标本共同构成了植被信息库(图5)。

在场地设计中，沃格特将郊外行走所发现的隐匿的景观作为场址地貌和植物配置的重要依据。园区被设计成为莱茵河谷景观的微缩模型，场地分成林地(woodland)、草地(meadows)和沼泽(marshland)3段，隐喻了巴塞尔周边地区的高地、泛滥平原、枝杈状河道和废弃河道等隐匿的景观(图6)。几个层级的台地朝着莱茵河的方向层层下降，边缘越来越陡峭。人们走在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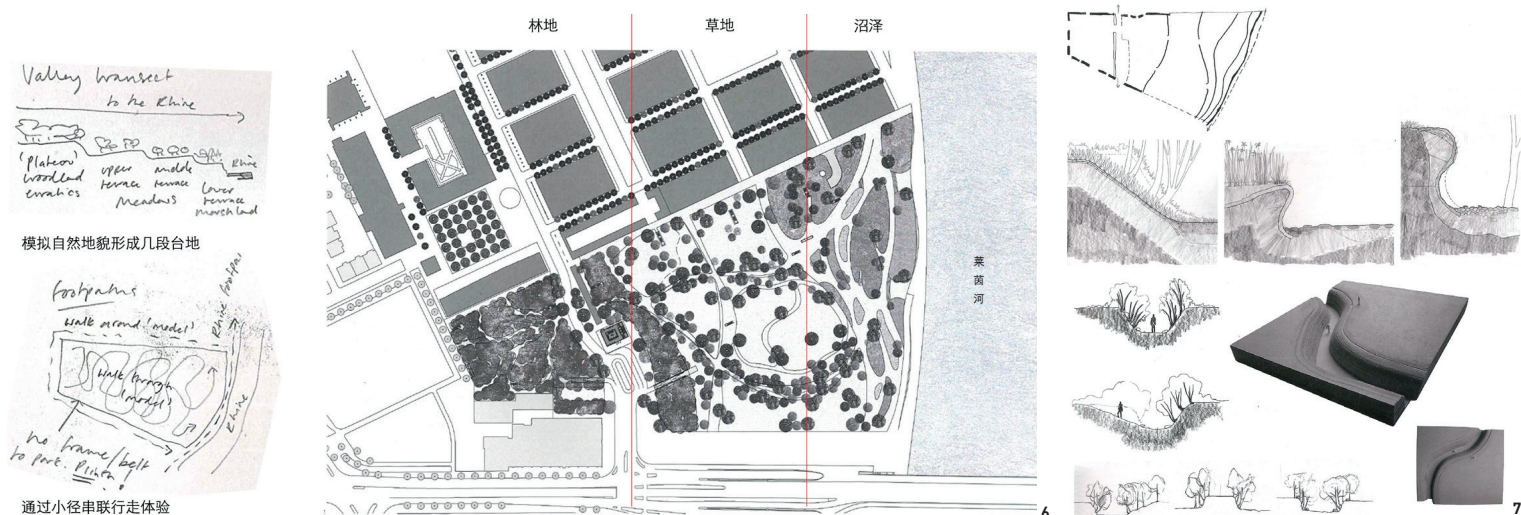


图6 诺华园区的概念草图和平面图(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30])
 图7 诺华园区的几层台地及其断面设计(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30])
 图8 4种林地类型模型及其平面布局(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30])
 图9 小径旁的卵石^[30]
 图10 配合步道高地变化的挡土墙^[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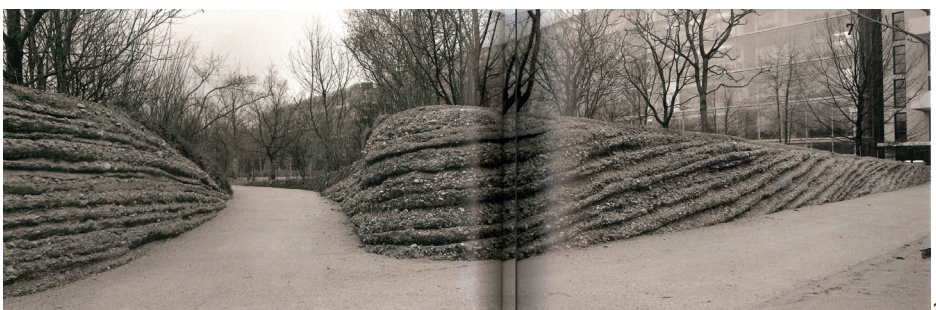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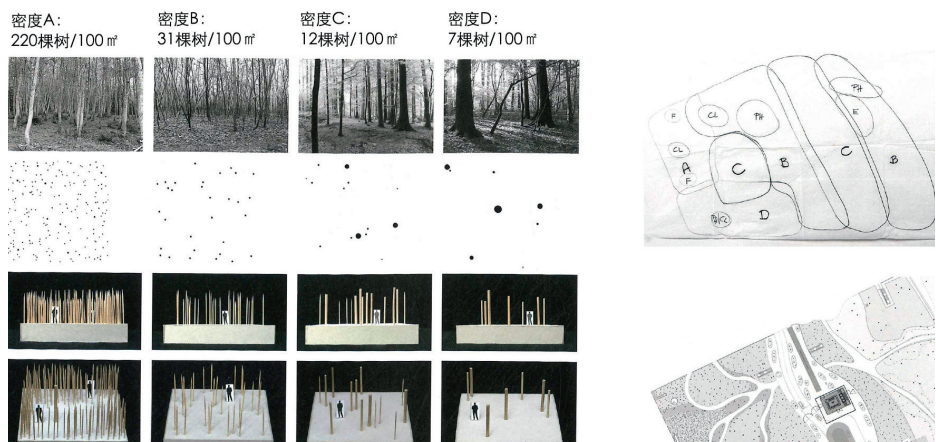
层边缘的步道上，能够体验行走于冰川时代干涸的莱茵河床的感觉(图7)。

植被的分布代表着从高地到冲积平原区域的典型植被样带。这些疏密不同的树林的密度原型来自郊外行走中的身体感知和现场照片。沃格特用模型模拟了不同树林的空间感受，得到4种林地类型，并根据各个地貌对林地密度的需求分别置入了设计场地的不同区域(图8)，更真实地还原了巴塞尔郊外的自然面貌。小径旁大大小小的卵石(图9)和配合步道的高低变化垒砌的挡土墙(图10)，也与莱茵河床裸露的地质特征形成了呼应。

诺华园区展示了一套将行走纳入景观设计实践的详尽流程，为“通过行走做设计”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参照。从结果来看，这个场地的景观空间特征与氛围也呈现出与典型城市景观的明显区别。而这种区别基于设计者通过实地行走所形成的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并通过空间结构、地形设计、材质和植被配置明晰地转译到被人们使用的具体的景观之中。可以说，诺华园区使用的基于行走的方法挑战了当代景观设计的传统思维。

6 结语

将“行走”视为一种方法，是帮助人们更好地使用和理解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的重要途径。当我们走路时，我们将与身体和步伐相关的空间



环境内化为这段体验的一部分,并将体验、思考和对环境的整体理解添加到对世界的观念之中,建构起土地与身体、个人与城市的内在关联。

作为城市公共环境的塑造者,风景园林师既应带着敏锐的眼光去观察和反思,又要通过恰当的转译方式将这些观察和反思由“个人的”转化为“大众的”,在认知和设计的双重层面上发挥作用。

注释:

- ①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劲推力作用下,新材料、新技术、新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城市体量迅速扩张,空间组织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变革。这导致昔日缓慢的、亲近自然的生活状态被工业生产的高效逻辑所取代,人们也渐渐习惯于拥挤繁忙的城市街道,乡野间的漫步则成为遥远的过去。
- ② 拱廊街的盛行也标志着以巴黎为代表的大都市逐渐步入资本繁荣时期。
- ③ 情境主义国际认为,虽然现代社会实现了资本富足,但人们的自由和创造力却被消费逻辑产生的怪圈所阻碍,因为商品所带来的满足感稍纵即逝,人类无法通过永无止境地创造新的需求和欲望来抵达自由,因此现代生活实际上是贫乏的。
- ④ 居伊·德波是“裸城”的作者,也是情境主义国际的代表人物。
- ⑤ 卢修斯·布克哈特是瑞士重要的社会学家、建筑和风景园林理论家、思想家。
- ⑥ “大溪地之旅”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带领人们穿越卡塞尔废弃的军事训练区,并安排一名演员大声朗读乔治·福斯特(George Forster)的文字,让人们在文字声轨中凝视Dönche自然保护区。
- ⑦ “感知与交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人们模拟车辆的行为方式,举着挡风玻璃行走在繁忙的车行路上,这种特殊的体验促使人们对“地方”(place)产生特殊感知。
- ⑧ “穿越斑马线”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将一块事先准备好的斑马纹地毯横铺在道路上,供人们穿越一条六车道高速公路,借这种方式来提示人们关注被剥夺的行走权。
- ⑨ “旅行横断面方法”指在一个地形上行走的横断面,包括一个计划好的路线、真实的旅程和其后的思考。
- ⑩ 主要指风景园林师,此处是简略的说法。
- ⑪ 冈瑟·沃格特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景观系主任、风景园林学者、欧洲当代知名风景园林师。

参考文献:

- [1] Conan M. Introduction: Garden and Landscape Design, from Emoti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M]//Conan M. *Landscape Design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tion*.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3: 1-33.
- [2] Jenks C, Neves T.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Urban Ethnography Meets the Flâneur[J]. *Cultural Values*, 2000, 4(1): 1-17.
- [3] 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M].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4] 汪民安.情动、物质与当代性[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
- [5] 吴琼.拱廊街·奇观化·闲逛者:本雅明的拜物教批判[J].*河南社会科学*,2014(4):26-36.
- [6] Short R. Zurich Dada as Read by Andre Breton[M]//Foster S, Peterson E, et al. *Paris Dada: The Barbarians Storm the Gates*. Detroit: G K Hall & Co, 2001: 95-132.
- [7] Nadeau M. *The History of Surrealism*[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4-81.
- [8] Breton A. *Conversations: The Autobiography of Surrealism*[M]. New York: Paragon, 1993: 106.
- [9] Fer B. Surrealism, Myth and Psychoanalysis[M]// Fer B, Batchelor D, Wood P, et al. *Realism, Rationalism, Surrealism: Art Between the W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1-247.
- [10] Debord G.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M]. Paris: Buchet-Chastel, 1967: 215.
- [11] Debord G. The theory of the dérive[J]. [2023-03-12]. Les Lèvres Nues, 1956. <https://www.cddc.vt.edu/sionline/si/theory.html>.
- [12] Pinder D. Subverting Cartography: The Situationists and Maps of the Cit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1996, 28(3): 405-427.
- [13] Boutin A. Rethinking the Flâneur: Flânerie and the Senses[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Dix-Neuviémistes*, 2012, 16(2): 124-132.
- [14] Solnit R. *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1.
- [15] Gibson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279-289.
- [16] Hildergard W. Soundwalking[M]//Agnus C. *Autumn Leaves, Sound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rtistic Practice*. Paris: Double Entendre, 2007: 49.
- [17] Henshaw V. *Urban Smellscapes*[M]. Abington, OX: Routledge, 2014: 42-43.
- [18] Cambridge Dictionary 'spaziare, v' [EB/OL]. [2023-03-12].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italian-english/spaziare>.
- [19] Hunt J. Time of Walking[J].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 Designed Landscapes*, 2016, 36(4): 297-304.
- [20] Vogt G. *Landscape as a Cabinet of Curiosities*[M]. Zurich: Lars Müller Publisher, 2021: 45-90.
- [21] 冈瑟·沃格特,托马斯·基斯林,边思敏.城市中的自然:作为聚合物的景观[J].*中国园林*,2021,37(4):6-13.
- [22] 边思敏,王向荣.诗性与意义的景观:一种“事件”而非“事物”的视角[J].*中国园林*,2021,37(4):20-25.
- [23] Lucius B. Stroll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Tasks Facing Our Generation[M]//Fezer J, Schmitz M, et al. *Lucius Burckhardt Writings. Rethinking Man-made Environments*. Basel: Ambra Verlag, 1996: 239-248.
- [24] Lucius B. On Movement and Vantage Points: the Strollologist's Experience[M]//Fezer J, Schmitz M, et al. *Lucius Burckhardt Writings. Rethinking Man-made Environments*. Basel: Ambra Verlag, 1996: 264-279.
- [25] Mathur A, Cunha D. Western Ghats Studio.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ennDesign, Spring, 2015[EB/OL]. [2023-01-20]. https://issuu.com/penndesignmla/docs/2015_western_ghats_studio_book_fina_fe6047aff8e864.
- [26] Larsen J, Hemmersam P. What Is the Future North?[M]//Larsen J, Hemmersam P, et al. *Future North: The Changing Arctic Landscapes*.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3-15.
- [27] Li B. Routes and transects: Reading Extended Urbanization in Alpine Zones[J]. *Journa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1, 16(1): 20-33.
- [28] Lee G, Diedrich L. Transareal Excursions into Landscape of Fragility and Endurance: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Mobile Science[M]//Braae E, Steiner H. *Routledge Research Companion to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bingdon: Routledge, 2019: 90-102.
- [29] Langer S. *Feeling and Form*[M]. New York: Scribners, 1957: 111.
- [30] Foxley A. *Distance & Engagement: Walking, Thinking and Making Landscape*[M]. Zurich: Lars Müller Publisher, 2010: 135-228.

(编辑/金花)

作者简介:

边思敏

1989年生/女/河北沧州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及理论/本刊特约编辑(北京 100083)